

亚马多——巴西著名的“平民作家”

郭元增

2001年8月6日,巴西著名作家乔治·亚马多(又译若热·亚马多)走完了89年的人生。他的故乡萨尔瓦多市有9000多名群众和当地知名人士向其遗体告别。巴西《请看》周刊称,一位作家辞世,有那么多人悼念,这是“巴西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一种现象”。

自1993年心脏病发作以来,亚马多一直远离喧嚣的公共社会而在家静养。此后,视力障碍也使他的写作变得极其困难。尽管如此,他仍然写出《死亡与金卡斯·贝洛·达瓜之死》等作品。

亚马多是巴西现代文学圈子里少有的高产作家。他擅长撰写大部头作品,主要是小说,也有剧本和散文问世。据统计,在亚马多一生中,仅长篇巨著就有32部,在巴西的销售量就达2000万册以上,55个国家的书市上有亚马多的译作。亚马多的著作主要鞭挞那些表面上文质彬彬、内心却男盗女娼的巴西社会的上层人物,但着重描写巴西社会下层人物的粗俗和愚昧的生活状况。现实主义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少情节的描写使普通人难以接受。因此,他的作品也时常遭到一些人的尖锐指责甚至咒骂。亚马多对这些人的指责和咒骂不仅不以为然,甚至还因此而深为庆幸。他的作品涉及巴西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苦难,因而也最能引起社会的共鸣和广大下层社会的欢迎。有人说,亚马多的作品之所以入木三分,这是与他的个人阅历和对社会的深邃洞察力分不开的。

亚马多1912年8月10日出生在巴西巴伊亚州南部盛产可可的伊塔布纳市。他的父亲若昂·德法里亚斯原住在北方塞尔希培州,因在故乡无法维持生计才迁往巴伊亚州,仍以农为生。当亚马多1岁时,一伙土匪一天侵入了德法里亚斯的家。

在与土匪搏斗时,德法里亚斯受了枪伤,但他仍舍命保护自己的儿子亚马多。在受到这次打击后,德法里亚斯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决定离开这块贫穷而盗贼横行的土地,举家迁往离伊塔布纳不远的伊列乌斯并定居下来。基于对父亲的无限敬重和对巴伊亚州南部社会严重扭曲状况的了解,亚马多在1943年发表了著名小说《无边的土地》。他的另一部小说《黄金果的土地》专门描写可可农悲惨的生活状况,受到巴西及国外读者的欢迎。

亚马多10岁时到萨尔瓦多市一所耶稣教中学读书。少年的亚马多性格倔强,对老师多有顶撞,于是有人断言亚马多将来难成大器。但事实表明,亚马多并不是蛮不讲理的顽童,更不是不可雕琢的朽木。他曾用心研读本州著名诗人格里高里约·德马托斯的诗集,他复述和理解诗文的能力令老师们刮目相看。

1927年,亚马多在上中学时兼任《巴伊亚日报》的记者,专门报道本州治安方面的消息,因而他有机会了解社会的上层人物的生活状况,文风上也开始受到现代主义派的熏陶。1930年,亚马多只身来到巴西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进入大学学习法律,次年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他发表的那本诗歌《狂欢节之国》,颇受读者的青睐,第一版畅销1000册,不得不再版来满足社会的需求。1933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可可》问世,第一版就发行2000册,很快被抢购一空,这使年仅21岁的亚马多在里约热内卢已小有名气。也就在这一年,亚马多和玛蒂尔德·罗萨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欧拉莉娅于1935年来到人间。但不幸的是,欧拉莉娅14岁时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亚马多的第一次婚姻并不理想,二人性格不和,10年后便分道扬镳。1945年1月,在巴西圣保罗市举行巴西

作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亚马多当选为巴西作协副主席。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亚马多结识了青年女作家泽莉娅·卡塔伊,不久二人结为伉俪。泽莉娅尽管也有著作问世,但聪明贤惠的她宁愿更多地辅助丈夫的写作活动,而且对后来多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毫无怨言,直至亚马多的心脏停止跳动。亚马多和泽莉娅生有一子一女。2001年,亚马多54岁的儿子若昂担任了巴西亚马多基金会的负责人。

对巴西社会不公平状况的了解,不仅为亚马多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更培养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热情。他生命的很大一部分,是与巴西的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20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已风起云涌。随着1922年3月巴西共产党的诞生,巴西广大劳动者的斗争便有了带头人。1923年《共产党宣言》在里约热内卢《世界之声》报上连载之后,掀起了里约热内卢和巴西全国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学习热情,更加促进了巴西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亚马多来到首都之后,这里的政治气氛使他备受鼓舞。1932年亚马多加入了巴西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不久他又转为巴西共产党员。在巴西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下,1935年3月,巴西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联盟”成立,短短几个月便成为拥有150万人的一支声势浩大的政治力量,亚马多成为该组织的一名骨干。“民族解放联盟”的发展壮大使热图利奥·瓦加斯政府如坐针毡。1935年7月11日瓦加斯政府宣布该组织为非法,但并没有阻止该组织发展壮大势头。因为该组织有一面颇具号召力的旗帜,那就是它的名誉主席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所以,即使政府宣布取缔联盟,但联盟并未受到大的影响。1935年11月下旬,联盟在巴西东部沿海大城市发动武装起义,以兵营为暴动中心的起义一度在个别城市建立了人民政府。但是,由于起义严重脱离群众以及其他缺陷,再加上敌我力量悬殊,数天之内即被当局镇压,巴西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联盟”的领导人几乎全被政府投入监狱。亚马多尽管当时未被政府抓到,但只能东躲西藏。1937年年初,亚马多前往墨西哥避难。但在举目无亲的外国谋生并非易事,于是在当年年底

又秘密回到巴西,但不幸被捕。由于武装起义已过去两年,政府又没有拿到亚马多参加起义的证据,几天后亚马多便获得了自由。20世纪30年代,通过搜集有关普列斯特斯的资料和传说,特别是搜集普列斯特斯20年代中期领导的长征的资料,亚马多于1941年发表了讴歌普列斯特斯的传记体小说《希望的骑士》,轰动了巴西和当时的苏联。不仅如此,20世纪30年代亚马多的《汗水》《死海》《沙土尉官》等多部小说相继问世。由于亚马多的作品着重揭露剥削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把矛头直指剥削阶级,不少小说刚刚出版便被当局没收和焚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巴西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松动。巴西共产党不仅获得了合法地位,普列斯特斯和所有巴西共产党的干部走出了监狱或地下状态,巴西共产党的队伍迅速壮大,一度达到20万人。1945年10月巴西大选,普列斯特斯当选为参议员,亚马多等巴西共产党14名干部当选为联邦众议员。巴西共产党的议员和其他议员一样,为制定巴西1946年宪法做出了贡献。亚马多当时是一名活跃的众议员。针对当时巴西人自出生之日起必须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并信奉天主教的情况,亚马多在立宪大会上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提案,要求写进宪法。针对当时巴西出版界的混乱局面,他还提出了保护知识产权的议案。不仅如此,笃信共产主义的亚马多对自己的党关爱备至,他每月都把自己80%的议员津贴上缴给党的组织。

但是,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随着国际上冷战的开始,巴西当局的政策也急剧右转。1947年5月,巴西总统加斯帕尔·杜特拉将军下令取缔巴西共产党,1948年1月所有共产党议员均被撵出议会,白色恐怖再次笼罩在巴西大地上。亚马多一家人再次被迫到国外流亡。这次他们来到法国。然而,迫于美国的压力,法国樊尚·阿里奥尔政府于1950年对这位红色作家下了逐客令。亚马多一家人又不得不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到莫斯科谋生。

苏共“二十大”不仅使苏联和苏共内部产生极为严重的思想混乱,也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严重影响,这自然也影响到巴西共产党。巴西共产党内部思想上产生了动荡,出现了以中央委

员巴拉塔为首的分裂主义和取消主义集团。1962年2月,以原中央书记处书记若昂·阿马佐纳斯为首的一批立场比较激进的干部决定重组巴西共产党,对普列斯特斯的内外政策展开论战。亚马多对巴西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形势痛心疾首,在二者之间难作取舍的情况下,于1965年脱离党组织,潜心写作。

然而,亚马多对自己的党的过去的斗争从不进行指责,从不否定巴西人民过去的的光荣历程。他多次声明自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永远向往社会主义,“我盼望不公正的社会变成公正的社会。拉丁美洲今天虽然生活在贫困和压迫之中,经济和文化仍然很落后,我要为之奋斗终生。”亚马多对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总是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能出现奇迹。然而,事与愿违。1989年亚马多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表示不解,对苏联国内混乱局面表示痛心,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离经叛道行为深感痛惜。他回国后对人说:“我在那里的局势面前,心都冻结了!”不久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然而亚马多发表了与许多人不同的见解。他1991年9月对巴西《标题》周刊说:“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最后一次决战。实际上,社会主义曾作为一种理想制度获得过胜利,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在那里曾被埋葬。”

亚马多的心血和劳动汗水曾赢得过崇高荣誉。1951年1月3日,他因《和平世界》一书荣膺“斯大林加强世界和平奖金”。1984年9月5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亲手将“法兰西荣誉军团十字勋章”挂在亚马多胸前,并且说:“法国欠先生一笔老账。这个纪念品本应早些交给您。”几

十年来,亚马多也多次在国内受到奖励。在一系列荣誉面前,亚马多总是诚惶诚恐。早在80年代他就作出表示:“50年来我虽然写了几本书,但我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故事讲述者,我随时准备承认我的无知。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巴西作家,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一个巴伊亚州作家。我笔下的人物大都是无依无靠的人,是横遭暴力摧残的芸芸众生。我的笔仍将为他们效劳。”

亚马多1961年当选为巴西文学院院长,后来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但未能如愿。早在1985年国际上就有一批正直人士因此而为亚马多奔走呼号。瑞典文学院曾经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从未给过一名讲葡萄牙语的作家是不公平的。法国著名出版家让·拉特斯说:“拥有那么多读者的乔治·亚马多不能获此荣誉,是诺贝尔奖项的一大耻辱。”有人说,诺贝尔奖是与大量幕后外交活动有关的,但亚马多却不会这一套。然而,亚马多对此同样是以一种平常心加以对待。他声明:“对我最大的奖赏,莫过于我知道我的著作有大量读者。”

亚马多对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一向怀有敬意。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对毛泽东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表示同情。1952年3月亚马多首次踏上新中国的土地,他对中国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建设祖国的热情赞不绝口。1957年和1987年他又两次访华,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他的名著《希望的骑士》《和平世界》《黄金果的土地》等10余部作品被译成中文,使中国读者加深了对巴西社会的了解。